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六八冊目次

樸村文集二十四卷詩集十三卷(二)

〔清〕張雲章撰
清康熙華希閔等刻本

.....一

尋古齋文集四卷詩集二卷

〔清〕李繼聖撰
清乾隆十八年刻本

.....一九一

偶然吟四卷

〔清〕尹嘉銓撰
清乾隆二十九年六有齋刻本

.....四〇九

定齋詩鈔一卷

〔清〕李光國撰
清乾隆二十五年師儉堂刻本

.....四五一

寶閑堂集四卷

〔清〕張四科撰
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四九五

著老書堂集八卷詞一卷

〔清〕張世進撰
清乾隆刻本

.....五五九

樸村文集二十四卷詩集十三卷(二)

〔清〕張雲章撰

清康熙華希閔等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蘇州

大學圖書館藏

樸村文集卷九

序

嘉定四先生集後序

吾邑處東南瀕海於吳郡最爲僻壤然聞之故老數十年以前其俗愚而樸士大夫讀書談道誦法先民往往有窮老不求人知者而究其所成就至於不可磨滅如勝國之季所稱嘉定四先生者是已四先生皆無爵位身任之日其名不甚遠既歿而詩文傳之四方至於今人無不藉藉嘉定四先生者蓋其學有原本而然不可以不知所自也洪武之初王常宗先生與高季迪諸人同被詔徵纂修元史其文最近古邑之學者多傳述之及崑山歸熙甫先生徙居安亭江上與嘉定壤相錯嘉定之人日相從問學得其緒言餘論爲多於是古學一派遂在吾邑其爲歸熙甫先生友者有若唐欽允道度氏潘士英子實氏弟子則張應武茂弘氏丘集子成氏

樸村文集卷九

一

皆其尤也迨四先生出已不及歸熙甫先生之門矣而唐先生叔連道度之子粵先生子柔於茂弘子成皆其父之執事先生長衡其伯父進士汝節亦學於歸熙甫先生惟程先生孟陽自新安僑居於前後數輩遊處甚習則其師友之閒流傳議論四先生無不同出於一講之明而見之熟故俗學不得而搖亂之者歟當王先生時楊鐵崖以盛名雄吳越間王先生直斥之曰文妖時之人未必信也其後學者始服爲知言歸熙甫先生時王季之學盛行先生以一二妄庸人目之元美司寇聞而不服也晚乃以公之學可繼韓歐陽而自傷異趣歸熙甫先生前沒至國其像象以傳贊即屬要先生爲之書方司寇之聲焰煥赫也奔走其門承望風旨者滿海內獨練川一隅之士不爲所撼唐要二先生皆親被司寇接引乃其辭香常在熙甫所守爲不可奪也虞山錢受之自言年十六七時崆峒弁山二集瀾翻皆爲舉子計借長蘅始爲言唐宋大家與俗學迥別

而略指其所以然爲之心動後通交練川諸宿耆而得備聞歸熙甫之緒言然則吾邑之士類不隨世俗爲轉移而且能轉移乎世俗其所由來漸矣蓋觀有明三百年間而士之篤專於文學者雖其力實不足震動乎一時及至久而論定則世所號爲宗工巨匠者究無以易之也今四先生之立言具在其算間行知發爲文詞光氣之不可磨滅者豈與夫世之無根柢而游光揚聲卒泯然以盡者可同日語哉是書刻始於四明謝三賓爲縣令時而婁李二集續毀於兵變唐程亦多殘缺今得陸子扶照重命工刊其已毀補其所缺而四先生集復完其表章之功與謝令等余爲之序其後而牽連乃於諸先哲之爲學者以爲既爲其邑之人不可不究知其源流之所自俾後有覽者亦將因吾言而有考且與夫同里之士共勉之毋令人歎昔之盛而今之衰也

周宜一詩序

樸村文集卷九

二

世之爲詩者不學少陵其果可謂之詩乎古今詩人多矣自李杜二公出而後人之趨向始專成奉爲不祧之祖亦莫有從而軒輊之者然而學者之於少陵尤如飲食飢渴之不去乎口裘葛寒暑之適宜其體者何哉蓋太白仙才人力不可以庶幾其不自量而妄以爲類之者則病心之李赤是已而學於少陵者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得才所能就良以少陵之詩自風雅而降蘇李曹劉徐庾陶謝王楊沈宋數十家之言無不總而萃之如百川之納海而皆一裁以性情之正合於三百篇之大旨故詩至少陵備古今之途轍而畢作者之能事矣王介甫乃以不能至杜爲不知詩夫自少陵以後登其堂而望其室者幾人介甫之言如是亦以勉世之學者不可舍是而別問途取徑耳又言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由有惟其文與意之著也嗚呼少陵之詩難言矣苟能會乎其文與意之著者斯可以學少陵矣而吾尤以爲學

者欲登少陵之堂室當先辨少陵之門戶階級唐之昌黎樂天宋
之子瞻放翁登少陵之堂室者也學少陵者之門戶階級也以昌
黎之才力之排纂破千古而獨出矣而究其所自不可謂之不學
少陵者樂天之清穩曠達得之少陵鋪陳排比者爲多至于瞻則
祖杜而宗韓放翁則祖杜而宗白今其書具在學者沉潛反覆而
求諸其文與意之著者則知韓白蘇陸之所以爲韓白蘇陸而四
君子之一趨向於少陵者不誣矣吾友鍾陵周子宜一與余定交
於京師居處相接暇則相過從論詩析骨析髓別裁真偽無非欲
奉一少陵以爲歸而其於韓白蘇陸四君子沉潛反覆而力討之
者有年矣開出入於郊島二李介甫山谷之間茲數子者莫非學
杜而各就其才各如其意所欲得者也夫詩猶文也詩家之少陵
則文家之韓歐也學少陵而不得其所以學則求之向者諸家之
詩學韓歐而不得其所以學則求之李翱皇甫湜宋則曾蘇而下

樓村文集卷九

三

諸賢以及元之虞伯生黃晉卿明之潛溪遜志荆川震川諸家之
文其爲門戶階級無不著見於文與意之間也而沿其流者必泯
其源則韓歐之原本於六經左國孟荀馬班諸子無以異於少陵
之上薄風雅而下該沈宋也此吾所以謂文必韓歐詩必少陵者
舍是而別欲問途取徑竊所不敢知也今之爲詩者何如哉有不
學之病有末學之病才質稍稍踴厲者空腹高心不求多師妄意
輕薄如少陵所謂江河萬古者茫然不識所向坐視其身與名俱
滅可慨也其雕鑽字句略神理而求聲韻綺靡煙月去大雅而即
淫哇不爲陳羹獨狗則如細聲之發於蚓竅即有一二近似古人
者抑已未矣若宜一之於詩所得不既深乎余曾點次而論之欲
以列於作者之林而宜一戢影藏采居京師四年不一出而號之
於人方將窮探力可欲以數年之功直挾杜甫氏之堂奧非特遊
於階級門戶之間而已故吾樂本其所以爲詩者而爲同志者告

之

趙棠泉詩序

古之詩人孰有過杜少陵者乎人之稱詩者孰不知以少陵氏爲
宗者乎然而學之者恒鮮學焉而近之者又加鮮何也王介甫曰
詩其難惟有甫哉蓋人之才力各有能有不能稟於天者既有分
限而極其所造亦如是焉而止不可強也譬之水焉沼沚也江河
也易沼沚而爲江河不可也譬之山焉丘陵也岱華也易丘陵
而爲岱華不可也人亦自度其所能至者而已子美之亡千有
餘年所號爲詩人者何代幾有承其一近似者而不可得明初有
袁凱景文氏最以學杜名自李獻吉何仲默錢牧齋程孟陽諸人
皆亟稱之以爲能近杜以余觀之亦特仿像於音響節族之間耳
至杜之涵益百家光燄萬丈者能望其氣象乎感時觸事無非忠
愛變化闡闢不離矩矱者能窮其旨趣乎以景文擬杜正如其孫

樓村文集卷九

四

叔教之衣冠而效其抵掌談語猶懼不能盡得之而況有深於是
者耶吾邑趙先生棠泉幼習於詩見者驚其才傑已而稍稍棄於
舉子業既成進士乃肆力焉數年之間若水湧而山出不容以抑
遏其沉雄浩博怪奇偉麗千景萬狀而又精之以陶鍊疎之以脈
絡推其意直欲如介甫所謂至乎杜而後爲詩者先是禍發於師
友牽連因辱屢瀕於危由是益激發其魂靈磨礪其志節磅礴
壇於行墨間者尤不可以控搏而測識棠泉之詩遂以大成出而
與通都大邑之人角其技無不愕眙而歛手曰是固幾於少陵者
庸可爭乎乙亥丙子之交余與棠泉先後客京師時姜編修西溟
唐考功東江惠廉常研點湯給事西崖查庶常夏重編修德引侍
講聲山楊編修希木顧編修書宣吳給事西齋王舍人赤杆龔貢
士友鹿錢編修亮及同邑孫中允松坪之十數公者皆當今詩
人之豪也唱酬往復宮商相宣風雅互作而其間氣道力健足以

追躡少陵者必推蒙泉無或異詞後又數年蒙泉辭官定陶梓其
集問世而屬序於余不在諸公間最爲不材與下乘然以游從之
久各能道其所以然而特於蒙泉斯集作江河從華觀非過也竊
謂景文之學杜以其形而蒙泉以其神形之肖者不離聲音笑貌
而神之肖者淺之在氣體深之在情性一則求其似而人易見之
一則不沾沾求似而識者自有以得其深也西溟數公以視向之
獻吉仲默牧齋孟陽其言論之足爲重輕者吾不知後之視今爲
何如而以蒙泉爲善學杜非予之私言也之數公之言也予第爲
之絮量於景文氏而以爲猶有短長焉讀是集者當必能辨之

茅雪鴻紀游詩序

嘗觀昔之好游者或以其詩或以其畫或以其文皆足以發抒山
水之形容而盡登探之興象要是三者莫之能合也謝康樂永嘉
諸什以詩紀游之始也如曰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巖下雲方

樓村文集卷九

五

合花上露猶注後人之所競賞者不過言山間之朝暮與物色之
變態耳似未足深奇也宗少文曾結宇衡山後乃舉所游履圖之
於壁臥以游之且曰欲令撫琴動操衆山皆響此則以畫紀游之
始然特傳一時之彷彿以自適其性情則有餘耳後之人莫得而
見也柳子厚之在永在柳搜奇抉怪窮幽極遐作爲諸記文章之
能事備矣然欲以有韻之語收之七言五字之中未必若是之極
致也西冷茅雪鴻先生平生所作詩幾至等身足跡亦半天下其
在嶺南前後十年有嶺南五紀若干卷而紀游詩特多又黃山雲
海之勝有詩數十首其他所經歷見之詩者甚夥悉彙爲一集將
梓之以別傳於世噫雪鴻之興豪矣其游壯矣其所得卷帙侈矣
蓋世之嗜山水未有如雪鴻者也所至不窮其勝不止雖幽崖絕
壑插天之險線路之仁梯棧所難施攀緣所不到者雪鴻輒能與
猿猴鼯鼯關其蹻捷之技以故足之所涉目之所閱一舉而繪之

於筆雖有善圖畫者不過如是而又自發蹤覓趾以近及遠入而
愈深自彼至此有徑一覽巖谷之次第登頓之上下時日之後先
晦明令讀者如手指目擊人人能自得之雖子厚之工於文者莫
能過也其意趣之馳舉筆力之奔放皆與之會其造語或奇而險
或陡而健或冲沍灑落迤邐而不窮其間與康樂爭雄長者未易
以悉數也吾嘗雪鴻之以此詩合畫與文而爲一乎使世有善鼓
琴者撫絃動指其不令衆山之響冷冷于行間帶上乎噫不可使
之無傳於後也雪鴻其急圖之雪鴻今年年七十五其殆將窮老
而不得志也悲夫

石谷子贈言集叙

樓村文集卷九

六

古今人之不相及非獨德成者之不易即藝之成亦豈易哉其
得之也由於性其習之也由於勤其博而取之也無所不諳其要
而歸之也無不得其正是四者德與藝之所同也有一不出於是
其成之也難矣即或幾於成其名之傳也不遠矣海虞石谷子之
繪事其至矣乎石谷子曾藏丘壑筆帶煙霞固矣又自少客於婁
東之王太常及毘陵諸大家盡發其累世所藏之名跡心摹手追
以日以年自唐宋以來右丞營丘荆關董巨諸家之真傳咸萃焉
昔錢宗伯稱之曰子久衣鉢殆將獨歸石谷亦以子久爲得諸家
之真傳者也王太常則謂五百年來唯石谷一人而已吳祭酒述
以石谷與宗伯同爲其地靈異所鍾而曰文有東澗畫有石谷方
是時石谷年尚少壯爲三公所推許者如是況今又加以四十餘
年之功其爲出神入化集諸家之大成更當何如哉大凡實大者
聲必聞始者石谷子名擅東南迨其後海內無不知石谷者始之
品題起於數公而投贈詩文充滿篋笥迄今而世所號能文章善
歌詩者有不稱道石一見之篇什者鮮矣視向所得又不啻倍蓰
焉夫聚多而必散物之常理也石谷語子雖什襲之惟謹已十失

其三四矣然其存者猶八百餘篇若不舉而壽諸梓是委貶於草莽也用是屬予中 侯子秉衡論次之爲八卷將以傳之永久嗚呼一謂盛矣是又唐宋以來工畫之家不能盡得之其時之名流者石谷子何以致之若是其多哉向非所謂四者兼備其聲名之遠出何以至是哉然則非惟今人無不及古人之憾而古人實有遜於今者石谷子今年八十有三既生於子久之鄉其畫視子久增勝其年又將過之而孜孜朝夕不自滿假精求其理是何異衛武公之年數九十有五而猶陳懿戒以自儆也吾於是重慨夫藝成之難如此況欲求德成而上者可不加勉哉乃爲讀其集而序之石谷子姓王氏名翬字石谷又號耕煙散人云

家鵬洲詩集序

鵬洲吾宗詩老也往者余從丘南汪先生鈍翁叩其門弟子之著錄者爲余僂指數人必及鵬洲以爲非獨長於應舉客言乃其詩

樸村文集卷九

七

亦必名於世者閱今殆將三十年鵬洲之詩日多而日工吾吳中稱詩者必推鵬洲往往傳誦於士大夫之口後進亦藉以提唱鵬洲釐其前後集十二卷梓以問世其於詩上下考論疏別源流兼善衆體非騁才憑臆苟有所作者比也今之論詩者斷然曰唐曰宋曰漢魏六朝各以其質之所拘材之所限師說所承襲相持而不相下流於一偏而不自知者多矣魏文帝典論有云學無所遺辭無所假斯兩言者實詩家之準也余觀鵬洲之詩則近是矣不名一家而卒自成其家長言短什多而無溢語少而無促節主於陶冶性情而已又其平時嗜書兼嗜茶乃者示余畫詩題辭一卷又以佳茗分餉余余因鵬洲之好尚益知鵬洲矣蓋其爲人高簡不營情於祿位既南北開鄉薦不遇雖有仕進之階梯不願也春秋佳日往往二三知己設茶觀畫分韻賦詩怡然自得也雖蹈前賢之一癖然賢者之好尚與流俗迥別者亦在此雖然余

則有爲鵬洲進者余之癖實有類於鵬洲少讀蘇子瞻王荅堂記言可寓意而當留意有味其言因思陸鴻漸之品泉蔡若謨之四茶皆留意之爲累每以此自懲艾而終不免爲吾病故欲推其說與鵬洲共勉之若其馳騁翰墨將老而不倦余之視鵬洲則瞠乎後矣昔元遺山以辛敬之爲漢南詩老錢牧齋以程孟陽爲松園詩老鵬洲之晚而益進庶幾其與二子共千古乎惜乎丘南已往不及觀其成而驗其言之不虛也鵬洲名大緒字成九鵬洲其別號云

小南村詩集序

余之得交於金子最木也久矣歲辛未秀水朱竹垞先生集我吳中之士於最木之居其時同輩數十人或抗談經義或尚論傳記百家或考析詩文之源流正變皆不無爭雄長之心最木獨退然其間余固微窺其志尚而竊異之久之而語及於考亭之學最木

樸村文集卷九

八

以一言契余心知其平時之伏習者深矣後又聞其家多藏書而最木於日間多接其友相磨切夜則篝燈發篋讀之常至漏下數十刻不休其間有自得者而伏膺之拳拳常在考亭也自是余數過最木因與其座上之客皆習既而有小南村集之刻吳中五人皆一時名雋而錫山贊皇朱君尤宿素也寓居於此相與鼓吹其間而最木爲之主盟余未讀其詩以爲是無足爲最木難者彼固伏習考亭之學特出其餘力以攻此耳然而又似慕晉之陶元亮者而以小南村名集何居元亮之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間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最木豈自多其素心之友之得常聚而以此彷彿南村之人耶蓋元亮之詩考亭夫子常屢稱之最木與諸君亦推考亭之所尚以尚之耳及余讀最木之詩雄健而疎越雄健則其稽古獲不專於詞章之學疎越則不以雕飾爲能而其詞旨常有似元亮者且年尚強仕而早謝名疆與諸君時時

蕭傲湖山間慨然有師範南村之心發爲詠歌有嘯斯和雖體製不必盡同聲律不問表裏其放情物外翛然無纖塵之染則諸君悉出於一致此所以爲素心之友而結契無間者歟今茲二集之刻較前未得列者一人秦子含真方以其詩名京師而贊皇及蔣子芳似二終子敬思朝曦皆舊侶也今則加以李子克山陳子淳夫他時稱詩者必曰吳中七子云余固深羨之不能不爲一言獨惜此集之成竹垞固不能待當時數十人者亦升沉互異而尹子又黃吳子學山與最木平時尤相知愛者以早逝而不得與此則最木所不足於心者也

家錦含香圖詩序

昔我吳中陸叔明與吾家思光並宅宅邊有池池上有柳何子哲過之而歎曰此水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又劉子璇至吳命駕池上酌水而飲之以爲有臭味能使人鄙吝頓消何當時諸名勝

樓村文集卷九

九

相慕尚之忱至於如此也余向者數至顧庶常侯君之秀野園其隔垣則吾松齋兄之季子錦含之居也余憩息園中見其清池涵碧高柳眠陰往往經數宿不忍去使君既無愧於叔明而松齋之有錦含則猶少微之思光也兩家幸而並宅以居過其地者能無觀池柳之搖颺一如子哲子敬之低徊興羨乎使君今以詩學負盛名世之慕之者徧海內而吾松齋兄故以詩名所爲集若干卷人爭傳之錦含天才雄厲其學得之家傳而又窮披六籍既精應舉之業其於詩則自建安以來之作靡不討論其源流牙穴其突與自少至壯磨淬已歷於成香圖之集以豪俊之筆擅麗藻之致超然於繩墨未嘗稍弛其格律之嚴世之宗工秀人莫不賞識之矣而又長於作賦灑灑灑灑之語未足爲奇洵知其才之不減思光矣抑余猶有焉吾張氏之在吳中其盛於宋齊間也以前有數演鏡暢後有克融卷稷故也今松齋兄既即世而鵬洲以錦

含從父唱與風雅其輩行中若匠門若松南皆接軫而起錦含之羣從則曠來佩者如峙山皆清才也聲譽乎此唱彼和繼是而鼓吹之者正未有艾又安見後之視今不與夫數演鏡暢克融卷稷悉數之無異也耶因讀香圖詩喜吾吳中張氏之復振輒題而誌之嘉定宗人樓村雲章

鄭芷畦禮問序

吳興鄭子芷畦今世博物洽聞之士之尤者也百氏之書無不究覽著作滿家往者朱竹垞先生數數爲子稱道之子得因竹垞以交於芷畦芷畦嗣是每至吳門則必訪子相遇必出所纂輯以相考質其或不過必悵悵焉累月日以子之至陋芷畦不加鄙棄欲因之有所折衷余惟學者之病勤者多不能敏敏則不能勤既勤且敏必不能虛其心商確以求至當之歸而芷畦兼是三者余於朋儕中誠難遇其人也近年尤遠經術三禮之書廣集舊儒義疏而進退之其於戴記病東瀛之陋略勘成一編懷之過余且名其書曰禮問嗟乎芷畦博綜六籍余見其經目而輒記於心口吟手抄窮日夜之力而不息乃不以其學奢翊於人謙謙然若不足至如余者亦下問及之余不滋有愧乎雖然嘗怪世之交友者習爲諛言以相媚悅絕無相規益之道芷畦好問余敢不竭其誠間誦夫子之告子貢者曰夫禮所以制中也不覺掩卷而思有會於全書之旨而歎曰夫子言詩則以思無邪蔽三百篇若言禮而欲蔽以一言竊謂惟所爲制中者近之是何也禮也者不及不可過之亦不可子貢見夫子以師爲過商爲不及而急問之夫子曰何以爲此中者也故夫子告之以禮乎禮如此夫人之材質貴者無患不能企而及敏者每患不能俯而就以余觀乎茲書之衡論合乎中者固過半焉夫有不及者斷斷乎無之而未免有高出乎諸儒之見則不能俯而就者有矣以吾友之高明詎不能照見乎此

樓村文集卷九

十

然而有不自覺者聖人制禮與夫教天下後世之行禮者中庸焉而已矣無求異之一也非惟不求亦無以異爲也故極高明者必道中庸經曲之禮三千三百要其歸不過所以制中是以爲吾友進不知以爲何如若余之愚將矻矻以老矣尚不知所以勉而企並畦其未有以教我何哉芷畦將舍予而之京師於其行爲序其書而申以問之

姜仲子焚餘墓序

萊陽二姜先生給諫大行其事跡卓犖於先朝其名烜赫天壤晚年通跡吳中吳人立祠虎丘有司歲時致祭其子孫亦多居於吳者予初識大行之子奉世篤行君子也因奉世以識其從弟學在則給諫之仲子皆得訂交焉然余方奔走南北不能數數與仲子遇仲子一日邀予而酌之其所居曰藝圃清池廣渚古木叢茂隔岸巖石列峙狀若層嶺予徘徊樂之蓋相國文文肅公之故居所謂瑤嶼者也文肅與二姜先生先後不同朝而正氣之平逾於金石其遺居歸之學在安知九京有靈文肅與二先生其魂魄不嘗同遊於此乎然時仲子尚未以詩名也而其人與地如此詩之胎性所結深矣嗣後仲子以攻詩兼工畫聞於吳中求仲子之畫者必得其題句以爲重雖不識仲子者見其畫與詩意其遺世獨立不讓古之逸民高士也虎丘二先生祠後別建其尊人贈光祿忠肅公祠仲子晚年多居於此以度奉焉子曾月下叩其門不

樸村文集卷九

二

庶幾何仲子已即世未之知也豈意今日予之爲君定其詩乎焚餘墓云者仲子不欲以言文其身憂悲愉佚雖一寓於詩不自收拾輒舉而火之今之存者或零落於篋笥或得之友人之藏弄或得之子姪之鈔錄皆近體爲多其近體之絕句尤於題畫爲多諸子本什等編成上下二卷少子本任得瘵疾有不起之憂屬奉世之子本渭來請欲予論次而序之曰本任待此得梓以行世

即死目可瞑矣先生其盡許之余聞其言而哀之因得盡觀仲子之詩皆原本忠孝愴戀綿關遇山川雲物花木蟲魚寄興蕭疎而染翰弄筆其本根常不忘於心仲子之於二先生可謂無忝爾矣後之君子讀是詩必有兼得其志者余是以論之母亦使其無傳焉又有感於本任之言能不墜其家風如此意者天其默祐之乎刻既成本任可以踈然而起矣康熙甲午夏嘉定張雲章書

空明子詩集序

空明子居雲間與子同姓年少於余呼余爲兄先是數年之其家見之知其志甚高趣甚遠其學進而不已又知其能詩而未之見也今年三月余復過之聽其言聲聲乎仁義之途將居之由之以徵世趨而返之正其於處家經國之宜講之既熟行且守其道而不變也余爲欽衽者久之蓋余之所能言止此而空明子皆先吾而昭昭矣如是雖其文詞之未盡工余方欽挹之不暇而況其爲詩古今之體累千萬言屢出而屢變乎夫其得之天者有超軼之姿取之學者無運用之跡時而青蓮則跌宕而昌谷則奇恣詰屈時而樂天則從容諷道曲暢敷陳時而義山致竟則又柔情婉約藻彩綺麗要皆一發於其情之不容已才之所畢達未嘗規規於形模如脫槩而出之也其曰空明子者蓋以爲不空則不明不明則不能自鑒以鑒物不能自鑒則己之善惡混不能鑒物則人之善惡尤混昏昏擾擾何以爲作詩之端原又何以別其體裁辨其聲律畢照其妍媸巧拙也哉空明子之心猶鏡之不受塵也水之之不受撓也處貴戚之族非惟不溺於利欲晚而律身益嚴待人益恕以禮防範其宗人巋然爲鄉邦之矜式焉蓋其同祖兄弟十一人兄弟之子又若干人自少宰公顯貴以來迄今次第登朝及接踵科者復六七人空明子皆贈以言而望之以賢人君子德成而名立者慷慨備至至自教其子則年十五六有聖

樸村文集卷九

三

詩古今之體累千萬言屢出而屢變乎夫其得之天者有超軼之姿取之學者無運用之跡時而青蓮則跌宕而昌谷則奇恣詰屈時而樂天則從容諷道曲暢敷陳時而義山致竟則又柔情婉約藻彩綺麗要皆一發於其情之不容已才之所畢達未嘗規規於形模如脫槩而出之也其曰空明子者蓋以爲不空則不明不明則不能自鑒以鑒物不能自鑒則己之善惡混不能鑒物則人之善惡尤混昏昏擾擾何以爲作詩之端原又何以別其體裁辨其聲律畢照其妍媸巧拙也哉空明子之心猶鏡之不受塵也水之之不受撓也處貴戚之族非惟不溺於利欲晚而律身益嚴待人益恕以禮防範其宗人巋然爲鄉邦之矜式焉蓋其同祖兄弟十一人兄弟之子又若干人自少宰公顯貴以來迄今次第登朝及接踵科者復六七人空明子皆贈以言而望之以賢人君子德成而名立者慷慨備至至自教其子則年十五六有聖

童之目而天一旦事之其哭之以詩雖不免於感然卒能抑情而制之以禮嗟嗟乎如空明子者詩不惠其無傳子不惠其無繼第不知天將老其才以有用耶抑竟委而置之不問耶此余之不能無感者故因論其詩而并及之空明子名榮字景桓爲之序者嘉定宗人樓村子雲章康熙五十三年季夏日也

吳氏世譜序

余少則聞邑之南翔鎮有吳氏者多行厚德其家則由新安而徙居者也後乃識今陽山縣教諭吳君上加及其子雲臣交之以紀聲之間而雲臣與子游尤習今年出其家譜圖一卷徵序於予其辭甚懇取而閱之則自泰伯以來得姓近三千載子孫相傳殆將百世矣而枝葉源流無一亡其名失其序者世所號爲故家大族罕有如吳氏者也昔之爲譜者莫善歐陽子然其世次或存或闕至八世祖以下乃稍稍具載又莫善老泉蘇子自高祖以上莫得

樓村文集卷九

主

而詳焉歐公嘗言春秋諸侯之子孫得不絕其世譜者當時惟杜祁公家今之世去歐公時又加遠矣求家乘之不失其守而歷歷可考見者知又難矣吳氏之先與周同祖迨勾吳立國傳二十二代孫夫差而失其世系皆見太史公周本紀及吳太伯世家作譜者本此猶無難者其叙失國後十傳而至漢長沙王芮又九傳而至唐平侯漢又十四傳而至吳西安令猛又八傳而至唐監察御史少微自後無大顯者歷今三十有五傳而至教諭君譜之所次皆如在目前其族之蕃盛散處非一言其本支轉徙之地則長沙王父申因仕楚謫番陽而遂起番陽令後封長沙而唐平侯漢范曄以爲南陽人其地去長沙未遠也猛嘗於豫章江值風濤執白羽扇畫水而渡晉史謂猛爲豫章人則猶在番陽也少微之父義方譜言其譜學於因遷居馬少微復遷休寧之石舌山新安之黃山是始其後遷澄塘復遷厚美皆不離新安至教諭之曾大父

始遷嘉定之南翔其大父伯耀先生有學行隱居不仕教授鄉里尊人虞卿翁家曰益恒推以給其族黨所謂多行厚德者也翁之友有萬某者翁曾以五十金歸之而萬失記後復來請翁告之實未釋其疑翁曰吾豈以五十金失一好友心哉復出金如前數萬後於舊篋中檢得前金見翁題識宛然因大慙來謝曰子真長者吾爲子包容乃爾耶翁他行隱厚類如此人咸謂其家積善有餘慶而教諭君父子皆以純篤之資加之以學植教諭前訓導天長弟子已羣尊而信之雲臣曾授學於陸先生稼書之門規言矩行動以古賢爲師是皆能元其宗以繼美於前哲者傳曰公族之子孫必復其始吳以至德之裔當周之世傳國久長宜矣及長沙輔漢之興而王者五世支庶又數世爲列侯廣平之在東京侯者又五國何其盛哉自唐以下無聞人豈盛極者難繼亦物理使然歟要非世其善修其業不克繁衍而譜圖之歷世不廢尤爲難得

樓村文集卷九

主

樓氏族譜序代

非夫親親尊祖敬宗收族之君子代起而修明之必不能若是之秩然粲然亘百世而如在目前也宜乎教諭父子親親尊祖敬宗收族之意倍切其屬余言尤懇懇而不能已歟夫盛衰之運相備於無窮今日之吳必將復興苟爲善而不已安知其不更如周漢之盛也哉吾是以序其譜勉其子孫

古州之下邑多與區水會東北尤瀕海渺然汗瀾無涯際嘗疑扶輿靈淑之氣至此爲窮必將鍾秀於人焉如阜之拼茶場聚族而居者曰繆氏自宋世由蘇州遷此迄今五百年歷世十三四子孫累數百人他姓略無雜處者故亦曰繆家堡余嘗登昭陽城而望煙波浩淼中未嘗不指其東北隅曰拼茶繆氏之俗在焉元明之間有思恭思德思忠思二公一爲淮陽路總管一主麟游縣簿皆凜凜持大節以終如者中教建二賢祠旌異之其遺風餘

烈至今土人猶有能道者由二公而上邇其可知者曰尚勉公即
淳祐間從蘇始遷祖也今廖氏之族不獨耕茶散處於江南北
者皆尚勉之後人在有明之末造贈詹事官論公江陰西溪先生
其名氏尤烜赫在耳目西溪與二賢雖枝分派遠而同一本源
如阜之去江陰雖限以大江而南北並峙不逾四百里後先崛起
相望於三百年中二家之子孫所共仰而尊之者也豈惟二家必
將胥繆氏而羣致其尊仰焉豈惟繆氏凡江之南北文人學士下
至芸夫牧豎咸將入其廟而敬過其墳墓而歎歎太息焉嘗聞之
儒先之言曰一宗之人得一人以顯其先在他宗之中必有慕效
而起者蓋愈多則所勉者滋衆吾知由一族而鄉國而天下不
難也余見西溪之爲耕茶序此譜也抵掌於二賢之義烈不已未
幾而以疾惡黨正爲魏闢所切齒身與楊左諸君子同盡其大義
不已故揭天壤名爭日月哉繆氏之子孫前有二賢後有西溪視

樓村文集卷九

五

則視微砥行立名子孝臣忠兄友弟恭之事如渴飲水不可
已而又陶鑄其血氣涵養於中和賢聖之與幾不遠矣豈徒爾族
之人所具瞻也哉尚勉之十三世孫亮士手輯其宗人之譜而問
序於余余惟其所以尊祖敬宗合族而敦睦之者意不徒在聯合
世系綴拾名爵備書其生卒葬送已也必將奉其先之二二偉人
以爲其族人子弟訓告焉余是以序之如此庶幾有人焉繼是而
興起應淑靈之氣以副余曠昔之望者此亦亮士之志也夫亮士
名偉臣登甲戌武科進士

朱南明姓氏譜序

姓氏之有譜也曷昉乎周禮睦族所掌有世奠繫說者謂即帝系
世本之書以世之序而定其般也推而上之則舜時公書十一篇
有以別生分類而者此見於書之序說者謂別其族姓之生分
其合族之類未知其篇目何名大抵不出九共九篇之中則夏殷

之前已有其書而惜乎其不傳矣司馬遷約世本脩史記因周譜
明世家姓氏之所出始較然矣要其初不過數姓而氏族日以
繁如魯姬姓也桓公之族有仲孫叔孫季孫氏仲孫之族又有孟
氏南宮氏子服氏叔孫有叔仲氏季孫則有公父公儀公鉏氏之
各異又如宋子姓也有華氏樂氏皇氏爲戴公之族有司城氏爲
莊公之族有魚氏向氏鱗氏爲桓公之族又如晉智果之別於太
史爲輔氏此皆春秋之世班班可考者氏族之所以日繁也馬遷
而後專爲氏族之書者亦日多晉賈弼有姓氏簿狀賈希鏡有姓
氏要狀摯虞有族姓昭穆之書江左重門第婚姻仕宦皆稽諸此
而譜牒尤嚴焉唐之季景則有肉譜柳沖則有姓氏錄以至路敬
韋述之徒紛紛撰著不可勝數矣率皆湮沒而不傳今世惟氏族
大全萬姓統譜等書行於世矣休寧朱君南明之爲書也其譜姓
氏之源流則同而其意又有異焉採之傳記百家書其實跡以姓

樓村文集卷九

六

相從固矣第取其有嘉言懿行之可錄者錄之而姦邪回過惡屏
不書似乎有勸而無懲非春秋實罰舉行風雅美刺交作之義然
讀其書想見其人蓋嫉惡之深而不欲以污吾簡牘者耶亦非必
有意于著書乃賴之以訓家塾啟蒙童而傳示子孫爲則效者耳
非如向者諸人一意於與世繫別生分類而爲之書者也積之歲
久卷帙既多遂依俗所傳百家姓而次第之又補其不足則推之
千家而姓氏之源流亦因以互見焉其於近代採之尤詳即春秋
楊氏之所登有可表見者咸在其煩簡之宜似尚欲增削而後成書
者然亦燦然而可觀矣其子受經往往抱其書以泣欲謀鐫諸梓
而求于序其首余雖未識君然熟聞君少好游學其在前朝浙東
西及三吳之善士皆遍交之又游於齊魯間曾隸籍臨清而爲其
博士弟子員後復之則專採輯此書以寓其意又聞君力行善
不施不伐盡散其家財而未益泰然其爲此書勉人爲善深切而

著明而以保姓受氏之意出之遺徒望後之人世守其宗枋者耶
子故爲連其書之 本而著其意如此君博士傑字去凡後名從
赤別號南明其先蓋與孝孝夫子同祖云

贈李公序

余嘗以人之榮枯得失皆有定分昧者感焉乃至事一生之學術
智慮而營營逐逐於其間爲取古之知命不惑者所言所行嘆
爲吾語之無以奪其蔽固也世有以人生年月日時其幹所值屬
伸消長之數推之而歷歷不爽者以彼其人遇焉而輒相與嗟
而信其然既已信之則亦可以知營逐者之徒勞而翻然變計與
夫自世之日習於喻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恒以
爲迂闊而不足感其心矣庶幾曰若者貧若者富若者貴若者賤
皆造物者若爲之分量而限制之人於其間安生應變徒至於遺
觀後君身賤行而不能有毫髮益也如是或者其轉而從我哉
乎則是該理不如其該數也歟要以天下萬事萬物之故無有
乎五行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而豈有不同出於理乎
其說有精不精耳李子蒼崖儒者也吾見其儒之業擇焉而精故
與與之友向人恒樂稱之閒而爲余論榮枯得失五行屈伸消長
之所以然皆若可照燭而計操券而驗者與余向所持論懸有契
於心甚哉李子之精於數者李子之精於理也願益慎其所以告
誠於人者吾將恃子爲轉移之一術也夫

贈印史范君序

東觀漢記載馬援上奏符印所以爲信也天下不正者多宜屬曉
古文文字者以正郡國印章夫刻符摹印其盛於漢而猶有伏字火
外備之失摹字或爲白下羊或四下羊又有四下人人下羊之錯
雜則知其時已不齊同而伏波之言若此況流傳至今日而古
人之成法破壞殆盡乎范君獨能覓見作者之本旨自秦漢以迄

元明字書印數莫不究覽一一詳去其非而存其所是久之而曾
之所積者多偏傍 畫皆不以己意爲增損折旋俯仰其風神未
嘗不橫逸而左規右矩自覺森然噫今之以此藝名於世者皆
見之矣惟務爲新奇可喜移此儼彼塗飾耳目無如其合之古法
而不合何也范君今年與余遇於廣陵友人查夏重爲之乞言出
其舊所製摺本通觀幾疑夫秦漢金石之作零落於荒田敗塚之
間者盡出而撫有之亦奇矣哉國家一旦如漢時以六體教學童
而必先古文篆書且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吾知世有伏波其
必以范君爲舉首矣豈徒吾黨之士得其一二摹畫稱意藉爲光
曜已哉君還其持此言以覆於查子

殷介持印譜序

大小篆古文之省也八分楷隸又大小篆之省也三代而下人情
惟約易之趨以至於今而學士大夫之所習罕有及於史籀李斯
之遺製者唯秦漢印章存什一於千伯而業之者通其意焉耳世
之人又往往好出新意以變亂之則其法浸亡而不可問矣余覽
字書如許氏之集大小篆隸氏之集鐘鼎而又有顧氏印數諸書
具列其形模意制有志復古者尚有所據依而可講元之吾子行
勝國之文三橋何長卿最號能追踪秦漢皆通是意以得其宗傳
者今人舍是而別開途不巧爲雕飾以媚悅時目則恣爲詭異簪
鉸庸俗皆新意之爲累也吾邑殷君介持乃能力反世之所爲而
一意於復古由文何諸人邇而上之靡不窮搜博覽備之多而取
之精故能摹古人於刀筆之下而不自知其心手之相適至此也
凡人之學有以異乎今必有以合乎古不備之多而取其精以
成一家而傳後世乎吾於殷君之所學從而講其所精而論其
精之精意可復將 斗鳥跡其去是也豈遠乎哉故

告世之有志復古者

壽序

家宰夢天宋公壽序

大冢宰宋公以十一月十七日為嶽降之辰。公之生也。欲前進一觴祝公萬年景福。下至羈旅憔悴之士。與公昔雅故。及一日被接引者。咸駢肩踵於門。其間能文章善歌詩者。按詞發藻。爭願執筆而紀其盛。王子咸中。公夫人弟也。先期語雲章曰。害子其可以無言。蓋某之辱知於公深矣。所以誦公者。義不可以獨後。今年夏某以書獻於公。畧舉賤之分際。以為士之懷藏道德者。必知所自守。不僕僕於王公大人之門。而為王公大人者。於草茅塵土。影响昧昧之士。褰裳疾行而取之。不為過。自世之聞此言者。無不笑而唾之。而公獨容焉。兩馬加獎。識焉。某有友祝生者。蓬戶繩樞。短褐不完。而力學弗怠。某不敢蔽之於公。而公即加以

樸村文集卷十

一言之舉。使稍稍振拔於泥污之中。則是公之於某。不遺其卑鄙。不疑其欺謾。遠察而信之。而推及於祝生也。其聞古之君子。知其人也。則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妻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然而是道也。以語於中古之世。即為難矣。其今日者。獨幸而遇之。公平公之知之憂之。而以至其之朋友。乎。竊求所以得此於公者。而不自知也。雖然。以余推而論之。又未可私公之大恩於一已也。公今當周官冢宰之職。所謂掌六典以佐王治者。尤於進退百官。別白賢不肖之際。兢兢焉。苟賢也。無不欲引而舉之。苟不肖也。無不欲屏而去之。至其長育成就天下之人。材惟恐山林草莽有沈溺枯槁而不能出者也。其有舉而告之者。惟恐其不盡也。吾知公宰天下之量如此矣。在尚書周公告成王以立政者曰。吾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口。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故其時自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以至侍御之虎賁。綴衣及百司庶尹外。而大都小

邑藝人之屬。罔不灼如厥若。務得其人以開周家王業。太平之基。此周公為冢宰統一之明效也。小雅南山有臺之序。亦以得賢為能立邦家。太平之基。故詩人樂其事而歌之。而至以萬壽無期。遐不黃耋。為樂只君子。誦此又本其能得賢者而推之。壽者得福之所由然矣。公今甫居是職。即過天下官入計述職之時。凡所舉劾。按免。無不得其宜。而又孜孜於士之未進者。憫其困窮。而汲引之。恐後寧非有見於周公立政之本者哉。今且年未及耆。以宿儒長德為朝野所仰望。

樸村文集卷十

聖天子眷注彌隆。方舉論道。變世之什畀之公。將見福祿所積。如日升而月恒。其於南山之詩。人所誦無有不合者乎。某不敏而言無文。未能侈談公之生平。與夫世之按詞發藻者。爭輝耀於几席間。第以某之辱公。知者既深。時有感於祝生之事。因推公宰天下之心。而以周公之說進焉。且以卜公壽者得福之無窮。與樂只之君子。可比類而咏歌之也。王子听然而笑曰。有是哉。子之言。誦而無調。其以是為公敬進一觴。

大司馬澤州陳公壽序

嘗讀詩至南山有臺之序。曰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其詩所以頌美樂只之君子者。意雖多而大旨不過本乎此。遂承之以萬壽之祝。而致其深願於君子者。至於重累其辭。而不能自己也。夫詩人托物比興。雖往往言在此而意實在彼。顧絕不正言其所指。云何序詩者何由而推知其必以得賢為樂哉。解之者曰。賢人必為國行善政。不賢則反是。故用賢則樂。用賢則福。用賢則天下頌之。由此言之。詩雖不言得賢。而意果可推而知也。歐陽子曰。高山多草木。猶周大國多賢才。此則因序詩者之言。而推其比興之義如。朱子不信詩序。據後漢衛宏傳。謂序乃宏作。非與詩並出者。故歐陽子之言。亦因以不錄。要之得賢而太平之

基立基立而壽考之期無窮其理固不可易也澤州陳公身為當世之大賢朝野所以致太平者而又嘗樂引天下之賢者皆位冢宰今居大司農國之元老碩臣康熙三十四年年未六十十一月二十七日為公降生之辰其頃公之眉壽黃耆者滿天下也雲章去京師竊伏田里者十年而復來不能多識公之事業功德願以其嘗所知公之一事徵之平湖陸先生稼書自作令嘉定其賢聞於天下後補靈壽名問日派迎德日高政化日以翔洽世皆知之而莫有能昌言於朝者惟公與濟南王公合詞薦之上前遂得入試御史所有建白世皆題其言以為舉而布之皆善政也

天子迄今猶思之以不究其用為惜天下於是乎莫不多公之能得賢夫世有賢人懼其側生幽隱不為我耳目之所及耳若眾人灼知其賢如陸先生者何難推而揚之俾國家一收用賢之效而有不然者禍福利害之見奪其中而愛君憂國之心不如其保爵慕祿之心也蓋賢者之於世恒齟齬而不合知直道而不能枉道知讜言而不能諛言務引君於當道而不能阿意苟容一旦是非邪正回互反覆其人既不能自明而亦往往責及於所舉之人此公於陸先生毅然舉而昌言之無毫髮顧慮於中者一出乎愛君憂國之誠而能盡去其禍福利害之蔽感也雖然公之心不求禍而天下之福集焉天下之引領於賢人君子之在位也曰彼必將有以安息我也成就吾也必有固本邦寧而立太平之基者夫然故一賢人阻天下羣而誣之一賢人用天下羣而誦之以一人而當天下之羣詛其必非福則以一人而當天下之羣頌宜其榮莫加焉福莫厚焉矣今公爵上卿旦夕當輔相而年尚強盛他日黃耆眉壽而享無疆期之算何疑乎推本所由序詩者之言為信而有徵矣抑公之得賢豈特一人一事而已朱子有云權力所在

樸村文集卷一

三

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雲章今年秋始得拜公邸降色辭而與之接其虛已容納之量若將可挹者追思十年前以前未謁公而偶得以其詩歌之末達之公前公命侍史錄之屢向所知假之獎譽則公之於士採及於一才一藝雖如雲章者尚在所不棄而況於天下之賢乎吾聞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然非廣詢博采取之平時者豫則不足多得天下之賢觀公之用心如此一日作相而登進羣賢共濟天下事不有餘裕哉公與王公今同官而瞻昔同其好賢樂善故陸先生亦同其論薦王公之齒則稍長於公斯言也公其遇王公而并出以為壽吾知必驟然而共聯一鰲也

相國京江張公六十壽序

樸村文集卷一

四

嘗讀周語君夷之篇見召公之將歸老於其邑也周公所以勸勉而告語之者何其纏綿悵惻詞之反覆無窮已也召公身為太保其時多方既靖輔理業有成績或者持盈保盛避而不居其情固有不忍已者而周公方謂上之不敢寧於帝命下之罔尤違於吾民一則比之股之六臣而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一則儆之武之四人而曰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所以望召公之同心共濟而咸成功於不怠者可謂至矣召公於此果不忍委之曰在家不知而竟終始以相成王者良有憾於周公之言也以此知古大臣勤心體國相勗以義如此故能俾其君得以祈天永命而已亦事壽考於無涯豈不休哉大師相京江張公居政地八年為今天子倚毗最重以奉諱家居既而吉優將林泉頌聞公意殆將樂之而不欲出今歲公甲子始週六月二十五日為降生之辰朝之公卿大夫競為歌詩若文致之於公以效無疆之祝仰望公於江之南扁舟杖履往金焦北固鶴林招隱里巷之人聚觀瞻歡見公朱顏綠鬢無異少壯以為神仙宰相并公一身在朝羣公莫不

噴噴與義某願以爲公之者德既無異於名公而今親賢之佐皆
慕周公者也寧無 周公之告君與者告公而願得獨享此樂哉
吾聞君子之心有所爲則必推所得以與人身有所願欲則必推
所願以給人公豈其意在於獨樂哉公憂樂同人之志植之早
歲胚胎前光作爲文章奇偉秀傑天下士讀之者莫不以爲公輔
之器未弱冠以名進士解巾登朝之初即今

皇上御極之年蓋天生我公以貽

皇上所謂嗜欲有開必先者也自文學侍從以至大用獻可替否
講道論德歷四十年公之功在社稷澤被生民者多矣密勿之謀
內有不與樞機之要罕不得參公之遇知於

上者深矣當萬爾旦之憑陵塞北也

皇上振赫斯之怒親御六師臨之顧視股肱臣莫若公者前後命
翼贊以行者凡三焉沙漠之野殫瘁靡恤風餐露宿材官殲殲或

肌栗瘳瘳公恭德慎行平時謙讓然若不勝衣仁者必勇至是曾

無纖毫儒懦形於顏面鷹揚諸將皆賴公以自壯

上親解御貂以衣之至 睿斷神速醜類應機立剪公皆有以密
贊之天山瀚海勤銘紀績以及黑倫河拖諾山古來簡冊不經載
之地莫不侍 鸞駕而親履焉計公之行前後蓋數萬里矣誠以
世當有道守在四旁致

天子親征不庭爲臣子者義不得以燕燕居息至於崎嶇惟懼成
功告廟天地寧謹而公之忠誠已薄四海貫日月而感金石矣今
四方無事

天子娛神間宴意豈嘗須臾忘公耶況乎如成周之世天命亦既
純佑矣猶曰吾不敢知百姓王人亦既秉德明恤矣猶曰吾不敢
知大臣之用心固 是者乎抑公之平生位極人臣而操持恒凜
一介食不重肉御無輕腰所以言身自約無非欲飲此大惠以施

之人也其肯獨樂其身而忘吾君吾民哉料不然矣

皇上行即召致公 其慨然思同公之言而如召公之終始以輔
相成王他日致吾 區家多歷年所登吾民於仁壽之域則考造
之德所降爲何如吾且將見鳳而聞其鳴矣天於斯人寧不永永
相之即以召公而言告老於成王即政之時後更數十年不聞其
釋政詩書不言其年壽自後儒推之以爲幾近二百歲天壽平格
夫豈虛哉請并以前公之言爲祝公壽

大中丞商丘宋公七十壽序

今上臨天下之四十二年大中丞商丘宋公巡撫江南於是歲一
紀矣江南之民以爲宣

上恩德鎮撫吾民煦嫗覆育涵濡漸被之久無若吾公者故時三
吳父老相傳前明宣德正統間古水周文襄公撫江南最久至二

十二年民之謳歌思慕亦最深至於今而不忘今吾公其周文襄
公之比乎雲章聞文襄公之爲政也自與筆數大事而外樂從寬
簡其時告訐之風不得行至有以此面詰文襄者文襄曰吾但知

樸材文集卷十

六

奉教撫安軍民耳吾公自江右移鎮紀綱既飭百職具舉遂一意
與民休息其撫安之效與文襄等而舊史氏稱文襄字量懷弘才
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公皆約略似之獨有一事爲公所攷
致惟日不足而文襄時未之聞其所關則甚大者公傾身以接士
大夫至草澤巖穴窮幽隱無不畢出爲之損崇高降色辭誘掖
獎進除徐而叩擊之人各盡其所長而後止昔荀卿子言周公之
好士也無越踰不見士其見之也有執轡運轡以及貌執者欲言
而請畢事者之不同自十人二十人以至百餘人千有餘人而不
厭周公求之如此其急也禮之如此其厚也接之者如此乎其廣
也豈好勢哉豈樂 其輔相之尊懿親之重而屈於簞屨廢職哉
豈沾沾焉以取下士之譽而無所補哉彼其所以資乎士者有二

一則謂越踰好士而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此士之有補於庶政也一則在百人與千人中而自謂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此士之足以左右乎周公之德而有裨於國家之大者也蓋天下有賢者焉有不賢者焉識大識小之謂也有大賢焉聖君括相之所基仗以輔理成化者也天之生材如梁棟宗楠薄植樗櫟之各異其質公輪輻蓋軫轡齒牙之不齊其用然而作室者資之以成清廟明堂之巍我造車輿者資之以行遠負重而不傾覆所取資不同同歸於有所補而已公本相國文康公子早以斯文負重望為天下士所歸向其所歷職聲績暴於海內今居卿班受重寄去輔相之日不遠矣江南之地環境數千里戶數百萬比於周公之分陝為不輕矣豈能恃一人之耳目無不周之聞見一人之心思無不為之知慮其博謀而周諮之以使民情吏治之無不達也宜矣乃公既取眾人之耳目心思以成其

樸村文集卷十

七

撫安軍民之治而又冀得二三士於千百人中以儲廟堂梁棟車輿輪輻之材吾安知不有人焉出而與公共襄至治為國家樹根本為子孫黎民計久遠足冀垂世於磐石之安者以副公之望也哉今歲首舉南宮及對大廷黜天下者出公所校拔長育成就之人亦足以規公得士之效矣雲章無似辱公深知一歲得再參謁內顧懷慙夫亦旅進旅退於百千人之中焉耳今歲遇公七十之年正月二十六日為微降之后公方奉侍南巡之駕拜慶公者皆後期至某思以一言侑千秋之觴而仰惟勲德之隆其可殫舉唯是吐提殷勤同於周公者將必得大賢焉援而進之於朝以期異日輔安天下永固根本至於英世之子孫黎民俱蒙其福則公之所以為壽者可知矣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二者之相因而致蓋自古誌之又疑哉公既簡在上心近數蒙天語優嘉及所寵錫尤甚行必大用公普其澤於

壽徐太夫人六十序

天下江南之民惟恐不得私公也相與望公如前明待周文襄故事就地進爵為尚庶得再留公以惠我民俾歲歲致其頌禱江南之民所賴手而初老也公之諸子文學政事各貢用世才而次公山言時方成進士選入翰林文章聲譽流布於世既久器識凝然人又以公輔期之家世福德之崇詎有涯量哉抑公嘗以淮黃水溢數縣之民饑饉流離連歲請之朝賑活以億萬計而民得復聚完安集其功既以巨測天之所以厚報公者當何如此又周文襄之所未得繫量於公者也不揣謏劣願歲歲濡筆而記其威

樸村文集卷十

八

配湯夫人年六十二月七日為誕降之辰長君孝廉實均羅賓客稱慶於家次君道積計偕京師方試禮闈成進士入對大廷又幾為第一人以細故小抑

上又親擢置翰林越三月而報至人之稱慶於太夫人者有加焉門下之士張雲章為之序而言曰盛衰倚伏相尋於無窮而德威者食報必大理所固然無或率也雲章之事相國前後十年所見當世鉅人長德無有如公者公恪恭以處已造次進退必以禮雖私居燕閒無情容則脩之身者過常寡矣篤樂以事上忠言嘉謀隨事獻納而至於抑邪與正贊元經體振飭百度則天下國家受其賜者大矣至於伯兄尚書仲兄庶子兩公力敦孝友閨門之內雍熙肅穆尤為禮法宗士大夫之稱家規者莫尚焉又以知其佑啓之無缺而足也厥後矣如是而為之配者非有順承之德不幾無以堪之也乎易家人言男女之正位內外義同於天地之